

高小莉著

热血

热泪

热土

上海文艺出版社

高小莉著

热血 热泪 热土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血热泪热土/高小莉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7

ISBN 7-5321-3012-6

I. 热…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1512 号

策 划: 辛玉波

责任编辑: 丁元昌

封面设计: 王志伟

热血 热泪 热土

高小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3.37 插页 2 字数 377,000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100 册

ISBN 7-5321-3012-6/I · 2312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目录

第一章 新官上任·····	3
1 老龙河的见面礼·····	3
2 县宴用酒——丰安土炮·····	9
3 莫副书记踌躇大富豪·····	15
4 廖远山情定穷丰安·····	18
5 龙头大尖山·····	23
6 酒店包厢里的牌局·····	28
7 一年前的凶杀案·····	32
8 决策老龙河工程·····	38
9 钟铁威对话莫正秋·····	45
10 老汉 老倔 老牛筋·····	49
11 我犯了什么王法呀·····	54
12 他们是我们的爹娘·····	58
13 追缉嫌犯·····	63
14 百姓苦啊·····	69
15 令人意外的专案组结论·····	77
16 盘而立,喝酒出名的副县长·····	83
17 嫌犯落网·····	87
18 誓师老龙河·····	91
19 城里的官与农村的官不一样·····	97
第二章 静静的老龙河·····	103
20 村长女儿牛惠珠·····	103
21 缺了啥? 那份感动·····	109

22 种蘑菇青年楚克明	115
23 韩思智的为官之道	120
24 地痞翟语录的人大代表资格	124
25 何为易出事,廖远山出任总指挥.....	129
26 镇长牛有为	135
27 村民楚良子的老婆自杀了	141
28 构思花果长廊	146
29 拉直老龙河	152
30 美丽的女医生闻笛	157
31 明处暗处	162
32 大老板、一袋稻谷、一个生产基地	168
33 牛惠珠的初夜	173
34 闻笛故事里的那个女人	178
35 张国宏无官一身轻	183
36 闻笛说,我只告诉你一件事.....	188
37 我这个镇长是孙子	194
38 莫副书记和陆小妍	200
 第三章 雨雾漫天	 206
39 想做官的小牛筋牛得法	206
40 志愿军团	212
41 牛惠珠再会初恋情人	217
42 聚会尖山古庙	222
43 鸿运包厢里的宴席	228
44 我操死你,你个小骚货.....	234
45 莫正秋指桑骂槐周纪刚	239
46 谁在发出警告	244
47 廖南翔厉言廖远山	249
48 牛得法的大学对象	255
49 漫画和控告信	262

50 绝不低头	268
51 副省长微服私访	274
52 陆小妍招认	280
53 血祭老龙河	286
54 老龙河,我们决战	294
55 市纪委廖远山专案组	300
56 家是心灵的归宿	306
57 是的,我爱他	312
第四章 一方热土	319
58 状元岭	319
59 周纪刚坠身山谷	326
60 谁是肇事者	330
61 廖远山即赴省委党校学习	335
62 山界之争	342
63 派出所长黄兴桦血溅状元岭	348
64 村官直选	353
65 大会小会	360
66 廖远山的男儿泪	366
67 闻笛失踪了	371
68 与省纪委书记的秘密会见	375
69 两个重磅炸弹炸了	380
70 廖远山是清白的	385
71 牛有为的抉择	390
72 新村长牛惠珠	396
73 牛得法回乡	402
74 五百年不遇的洪水啊	408
75 廖远山调离	414
76 流水无言	422
后记	430

关注基层 关注三农 关注国计民生

第一章 新官上任

“你们也看到了，我家穷，我家什么也没有。可是，我要告诉你们，在坝子，在南水，在丰安，日子比我难过的，还有很多很多。我辛苦一辈子，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但是，又有多少人供得起呢！”——老牛筋

1 老龙河的见面礼

牛有为被雷声惊醒的时候，是早晨五点多。

轰隆隆的雷声响了一夜，老天似乎被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倾盆大雨哗啦啦直泻而下。今年的雨季比去年来得早，雨势也尤为凶猛。从立夏开始，连续十多天，老天就没有给过一点笑脸，雨时大时小，下个没完没了。牛有为有“恐雷症”，尤其怕炸雷，常常半夜三更让炸雷吓醒，然后就浑身发抖，冷汗淋漓，再也无法入眠。这都是小时候落下的“病根”。八岁那年，牛有为和小伙伴一起上山放牛，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他和小伙伴吓坏了，拔腿就往树林跑，想到浓密的树林里躲雨。牛有为身体瘦小，体质虚弱，跑得慢。还没跑到一半，一个山崩地裂般的炸雷骤然炸响，一团燃烧的火球从天而降，熊熊的火光刹那间刺穿了天空。一个令牛有为惊恐一生的场面出现了：小伙伴身上火光一闪，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顷刻间化成焦炭。从此，牛有为闻雷色变。

“妈的，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牛有为低低地嘀咕了一声，翻身起床。

“天没亮呢，你去哪？”妻子赵敏华揉了揉惺忪的眼睛，惊问。

“我去看看。”牛有为边穿衣服边应道。

赵敏华有些不高兴，嘟囔着说：“有什么好看的？看了又能怎样？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没有办法！”

赵敏华知道，牛有为肯定又是想上老龙河。自从当上镇长，牛有为的“恐雷症”越发厉害了，只要是雷一响，他就神经过敏。赵敏华说，老龙河的堤坝才没有你的神经那么脆弱。可是牛有为就是担心。南水镇在丰安县算是个大镇，全镇三万来人，将近两万人住在老龙河边上。老龙河脾气怪僻，一年一小灾，三年一大灾，总是让人不得安宁。

牛有为穿上雨衣，套上凉鞋，拿起大手电筒，开门走了出去。刚走两步，犹豫了一下，又把凉鞋脱了，放在门口，光脚踩着水，“劈里啪啦”穿过小镇的街道，朝镇政府走去。风呼呼地刮着，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没有方向；雨“哗啦哗啦”下，在手电筒的光柱下，闪着银白的光。街道的低洼处，积水漫过脚踝，街道成了一条河流。

“牛镇，早。”坐在值班室里的老黄大着嗓门打招呼。

牛有为应了一声，在走廊里脱了笨重的雨衣，走进值班室。

老黄站起身，关心地问：“牛镇，又没睡好吧？你看你，眼睛都红了。”

牛有为焦虑地说：“这鬼天，能让人睡好吗？”

老黄叹了一口气说：“是啊，真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十二天了，老龙河的堤坝，也不知道受得了受不了。”

牛有为扫了一眼桌子上的电话机，问：“有没有电话来？”

老黄汇报说：“坝子村和广义村来过，说水涨了，问政府有没有什么布置。唉，这雨要是再不停，可怎么得了哟！”

见牛有为神情焦虑，老黄没有再往下说。他从小电饭锅里打出一碗粥，端到牛有为跟前，说是刚刚煮熟的。牛有为一夜没睡，肚子早就咕咕叫，也不客气，接过就吱溜吱溜地喝起来。

天蒙蒙亮，离上班时间还早，牛有为见大雨没有要停的意思，再也坐不住了，对老黄说了声：“我到老龙河看看。”冲到停车场，开起面包车就走。

面包车在国道上走了一会，拐进通往老龙河的柏油路。镇政府虽说有专职司机，但镇干部几乎个个会开车。上级有规定，领导不能自己开车，但是在乡镇实施起来比较难。碰上紧急情况，还是自己开车方便。视线很差，牛有为不敢开得太快，越靠近老龙河，路上的积水越深。再往前开，恐怕就要死火。牛有为就把车停在路边，从旁边的小路走过去。

经过一个荔枝园，牛有为看见两个人在用锯子锯荔枝树。不少果树已经东倒西歪，有的被连根拔起，有的枝干被折断，尚未成熟的果实落了一地，一片狼藉。果农把果树的枝干锯掉，目的是减轻果树负担，保住根本。牛有为扬声问：“哎，家没事吧？”有个人回答：“家里暂时没事，水还没进门。田都淹了，果树全没了。这雨要是还不，可就惨了！”

牛有为匆匆往前赶。老龙河不远了，牛有为竖起耳朵听，除了哗啦啦的雨声外，还有一种沉闷的声音。他明白，是老龙河的声音。南水镇是老龙河的下游，河面宽阔，水流平缓，没有上游的轰然气势，沉默和温和的表面下，却隐藏着更为狠毒的阴谋。水位越高，老龙河河面越平静。可是，冷不防像一头被围困的猛兽，河水冲破堤坝，咆哮怒吼。这头猛兽神出鬼没，没有人知道它蛰伏在哪里，会从什么地方一跃而起。

沿着堤坝走了一段，不远处就是坝子村了。坝子村是牛有为的老家，他的母亲现在依然住在村里。坝子村建在一处低洼地，隔着一片农田就是老龙河。碰上老龙河发大水，坝子村首当其冲，家家户户的墙壁上，都有一条明显的痕迹，那是洪水留下的标记。好在村后有一座风水山，一旦情况紧急，村民都往山上跑。

迎面走来一个人，雨雾大，又裹着雨衣，看不清楚。到了跟前，牛有为听见那人大声说：“牛镇吗？水又涨了。”牛有为听出是坝子村支部书记、村长牛小满。“满叔，怎么样？”牛有为走到牛小满跟前，在他的耳边问。

“水入屋了。我看这样不行，来瞅瞅老龙河。”牛小满的声音被风雨撕扯成一截一截的。

牛有为做了个手势,示意回村看看。村口的小河、鱼塘的水漫出来,把路淹了。有些村民用床板或者砖头把门堵住,用勺子从里头往外舀水。牛小满家是村里最高的楼房,一楼的水也已经浸过脚面了。

“电话在哪?”一进门,牛有为就问。

牛小满拉开桌子的抽屉,把电话机拿出来。

“钟记,我是有为。我现在在坝子村。村子浸水了。老龙河的水位很高。是不是跟县里报告一下?我看,还是先做好准备。水位继续涨的话,就叫村民转移。”牛有为跟镇委书记钟小凯打电话。

钟小凯说:“刚才问了气象局,说是今天开始雨势会减弱,明后天会天晴。可是天气的事情很难说,以前也常常有预报不准的,我们还是不能马虎。我马上让大家到沿河各个村庄摸情况,通知各村村长,随时与镇政府保持联络。你一会赶往广义村,大家在那儿碰头,把掌握的情况汇总,商量对策。”

老龙河尽干要弄人的事。有时,敲锣打鼓通知村民全部转移,折腾个筋疲力尽,风停了,雨住了,河水慢慢退了。大家虚惊一场。有时,通知慢了一步,村民撤离太迟,粮食、牲口来不及转移,洪水下来了,损失惨重。每次都有不少村民不愿意撤离,他们认为,这老龙河发脾气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生死由命吧。这时候,镇干部要做的就是发动一切力量,把滞留村里的人一个个找出来,强行送到安全的地方。人命关天,粮食、牲畜能带多少就带多少,人一个也不能少。南水镇的干部一碰上水灾,个个疲于奔命。牛有为觉得,光是疲于奔命还不要紧,最要命的是整天提心吊胆,心惊胆战。

雨势小了一点,天也没有那么阴沉了。牛有为从坝子村出来,疾步走上大堤,赶往广义村。雨衣太沉,不透气,大热的天,焐出一身疙瘩,干脆扔在牛小满家里,只穿着大裤衩和背心,光着脚板,感觉轻松多了。牛小满不放心,要跟着牛有为走。牛有为说:“满叔,你年纪大了,在家守着电话就行。”牛小满赌气说:“我年纪大,可我走得比你慢吗?”牛有为没再说什么。

大堤上走不多远,牛小满突然停下来,用手捂住一边耳朵,侧起头,用另一只耳朵仔细地倾听。“什么声音?”牛小满不安地说。

牛有为听了一会，没听见什么异常。“没有呀。”他回答。

牛小满重复刚才的动作，固执地说：“有。”牛有为心里一惊，预感到了什么，还没容他来得及多想，牛小满惊叫一声，“不好，大堤决口啦！”

牛有为一看，前方五六米远的地方，大堤已经裂开一道口子，浑黄的河水轰然呼啸，撞破缺口，冲向农田。牛有为还在发懵，手臂被牛小满一拽，不由自主地跟着牛小满奔跑起来。

突然撞到一个人身上，以为是牛小满，定睛一看，却是个陌生人。牛小满对那个人说：“快走，大堤决口了，你还在这干吗？不要命啦！”牛有为停下脚步，看看已经跑出一段距离，没有危险了，连忙掏出裤袋里用塑料袋包着的手机，跟钟小凯告急。

电话刚刚接通，牛有为听见钟小凯问“有为吗”，正要回答，突然一道闪电划过，几乎是同时，一个地动山摇的炸雷劈下来，牛有为拿着手机的右手在空中抖了抖，身体摇晃几下，手机横空飞了出去，随即听见他“啊”的一声惨叫。牛小满吓晕了，站在一旁直哆嗦。陌生人见牛有为蹲在地上，紧紧抱住双臂，就走上前把他拉了起来。

“怎么样？你没事吧？”陌生人问。

牛有为醒过来，大喊一声：“快，我的手机。打电话。”伸手在地上摸索着寻找手机。陌生人拿出自己的手机，递给牛有为。牛有为看都没看，接过来就按。一边按一边喊：“满叔，你快回村，叫人，上大堤。”

“快，钟记，坝子村这边决口了！你赶快组织人来。”牛有为关上手机，才发现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了一脸。他胡乱地用手抹了抹，稍稍安定了一下情绪。把手机还给陌生人，“你是哪个村的？”

陌生人没有回答，而是问：“决口在哪？看看去。”

牛有为正想回头看看决口的情况，便和陌生人一起，往大堤决口处走去。决口的地方比刚才更大了，河水仿佛改了道，向着决口汹涌而来。大堤外的农田，已成一片泽国。

“妈的，老龙河！老龙河！”牛有为跺了一脚，狠狠地骂了一句。

陌生人巡视一下四周，提醒说：“得赶紧堵住。不然，决口越来越

越大。”

牛有为没好气地说：“谁不知道！可是，有什么办法？年年防洪，年年水灾，真不知道，这老龙河，要折腾到什么年月！”

陌生人皱了皱眉，不解地问：“堤坝没有整修吗？”

牛有为叹息说：“怎么没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小修小补，有鬼用！河床越来越高，堤坝越来越矮，不来一次彻底的整治，根本没用。”

陌生人忍不住惊问：“那怎么不来一次彻底的整修呢？”

牛有为瞪了他一眼，语气僵硬地说：“你说的容易！彻底整治，哼，也得有人牵这个头，有人出这个钱呀！”停顿片刻，他忽然问，“你说话不是丰安人，你是哪的？”

正说着，堤坝上来了许多人，领头的是牛小满。没多久，钟小凯带着一班人马也赶来了。大家商量着对策，最后，把人分成打桩组、沙包组、运输组、备料组，众人纷纷领命而去。

牛有为阴沉着脸，琢磨着找钟小凯商量商量。一转身，突然看见那个陌生人扛着沙包，歪歪扭扭地在水里试探着走。牛有为喊：“喂，别往那走，那水深。水流不急的地方，水最深。喂，小子，你听见没有？别往那走！”牛有为话刚落地，陌生人脚下失重，身体摇晃了两下，不见人影了。牛有为急得大声骂，“妈的，哪来的臭小子，添乱！”一边喊叫着救人，一边扑进水里。好一会儿，众人七手八脚把陌生人拖上来，又是压肚子，又是拍后背，忙乱好一阵子，陌生人吐出几口黄水，醒了过来。牛有为看见他的狼狈相，训斥说：“你以为这是玩的呐？没事给我死远点，少给我添乱！”陌生人耷拉着脑袋，喘着粗气，也斜了一眼牛有为，解嘲地说：“这老龙河，是要给我个下马威呢！”

老天爷终于发了慈悲，中午过后，雨停了。第二天上午，太阳羞涩涩地从云层闪了出来。经过一天一夜的连续作战，决口终于堵住了。

牛有为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赵敏华把一碗姜汤端上来，要他喝了赶紧睡觉。牛有为洗了个澡，来到客厅准备歇一下，目光投向电视

机,只见有个似曾相识的面孔出现在荧屏上。播音员正在朗声说:
“新任丰安县委书记廖远山今天正式到任。”

牛有为眼睛眨巴眨巴,终于认出来了,这个新任县委书记,正是大堤上那个陌生人。

2 县宴用酒——丰安土炮

夕照漫天。大尖山被涂抹上了一层金黄,一望无际的苍翠中,枫树鲜红的叶子犹如鲜花一般灿烂。大尖山下,老龙河越过峡谷、山冈,穿过村庄、田畴,在经过县城的地方,打了一个结,又甩头默默地向远方而去。

县委大院紧靠老龙河,门前是县城最繁华的万年路。成衣百货、电影院、文化宫、医院、教育局等等,都在这条街上。县城不大,贯穿县城的万年路,头尾也就四百米上下。县城三万人口,大都是熟头熟脸的。加上这里有本地联姻的风俗,人与人之间沾亲带故的很多。即使是第一次见面,聊上几句,也有可能牵扯上关系,却原来还是亲戚。所以,外地人要搞清楚这里的人际关系,很不容易。当然,丰安这样的山区县,外地人是极少数的。这些年引进人才,一些北方人来到丰安,进入丰安医院、学校等单位,外地人才渐渐多了起来。

最引起注意的,是县委大院来的外地人。进入大院的都是官,也就格外地引人注目。

廖远山就是一个。

外地来的干部来了走,走了来,匆匆来去,走马灯似的。无论他们怎样努力,也很难真正融入当地人那种特有的氛围。几成惯例,外地干部不是来镀金的,就是来过桥的,不会在丰安久留。人们在议论:“这个新任县委书记,能在丰安呆多久?”

此刻,廖远山站在窗前,对着老龙河,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秘书梁小磊进来过两回,见他凝神沉思,又默默地退了出去。老龙河在经过县城的地方被拦截,成了一个人工湖。再往下,到了县城的郊区,

筑起一道拦河坝,那就是丰安水电站。此刻,夕阳绚丽的霞光投射在水面上,散发出丝绸一般的柔软光泽。没有风,湖水仿佛是静止了。湖边的垂柳倒映在水里,万千婀娜。湖对岸那间县城最堂皇的建筑——大富豪酒店,门面上的烫金大字在夕阳下闪闪发光。

廖远山的内心,波涛汹涌。

上任三个月,却似乎三年那么漫长。上任前,他对丰安情况的复杂有所了解,并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可是,现实比设想的要复杂和棘手得多。贫困,经济发展缓慢,干部群众观念落后,这都不是最大的问题,关键是有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暗流,使整个领导班子浸染其中,使人民群众对政府怨声载道,民心尽失。廖远山隐隐感到,自己面临的将是一场严酷的斗争。

在廖远山的抽屉里,有一叠厚厚的材料。这些材料,他看过无数遍,有些甚至都能背下来。可是每看一次,他依旧血脉贲张,难以平静。有些材料是县纪委、县检察院、县公安局提供的,更多的是群众的举报。之所以没有草率行动,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对丰安的情况还不了解,避免打草惊蛇。其次,是他上任伊始,工作千头万绪,需要一些时间整理。

材料上列举的事件,触目惊心。公交口副县长何为易在国道修建发包过程中,涉嫌收受包工头的巨额贿赂;农口副县长张国弘新换的三菱吉普车,有人举报是挪用上级拨下的专项扶贫款购买的;政法口副书记莫正秋,与港商翟云盛过往甚密,在大富豪酒店内他的专用豪华套房里包二奶;水利口副县长钟铁威,在老龙河的兴修中,有贪污的嫌疑;就连县长丘大章,也在南水镇的征地过程中,收受了开发商的大额贿赂,把土地低价出卖。这也是导致农民越级上访,纠纷不断的直接原因……是真?是假?

廖远山想起走马上任前,老领导严实语重心长的一席话。在给严副省长当秘书的三年里,副省长对廖远山很器重。这次下基层锻炼,也是副省长点头的。副省长说:“小廖啊,丰安虽然是个小县,人口也不多,可情况很复杂。你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为人正直,有能力,有魄力,这很好。不过,到了丰安你就是一把手了,别人都看着

你，凡事要三思而行，掌握政策，把握分寸。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周全，搞好关系。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廖远山还在沉思，梁小磊轻轻地走进来，犹豫了一会，说：“廖书记，已经下班了。”

廖远山转过身来，看了看梁小磊，说：“你先走吧，小梁，我这没什么事了。”

梁小磊说：“省国土局黄副局长，安排在迎宾馆餐厅 201 房；晚报的张总编辑在 302 房，还有蓝调集团韩董事长……”

廖远山一笑，说：“你看，我差点忘了。你告诉接待科关科长，我陪黄局长。其他几个客人，安排在旁边房间，我抽空过去看看，敬敬酒。另外，你看罗副书记有没有应酬，如果没有，请他一起陪陪黄局长。”

梁小磊刚走，手机响了，是县委常委、纪委书记马骏良。

马骏良问：“廖书记，晚上有时间吗？”

廖远山思忖一下问：“紧急吗？”

马骏良说：“不是很紧急。有些新的情况，想跟书记汇报。”

廖远山一听有新情况，追了一句：“什么情况？”

马骏良轻声说：“与莫书记有关。”

廖远山说：“我晚上有应酬，得晚一点。我给你电话，大约 8 点半左右，行吗？”

马骏良干脆说：“行，我等你电话。”

迎宾馆餐厅是县委县政府的接待基地。说是迎宾馆，其实很是简陋。进门一个院子，里头两栋建筑，左边的四层楼房，全作了客房；右边是一栋新起的三层小楼，做餐厅用。

接待科科长关小清在楼梯口迎着廖远山，说客人都已经就座了，又轻声问：“廖书记，上什么酒？”

廖远山说：“老规矩。”

老规矩其实是新规矩。廖远山来之前，接待一些重要的客人，一般都上洋酒，或者茅台、五粮液。廖远山上任第三天，县委四套班子会议，也是他跟四套班子成员第一次正式见面，办公室安排了会议